

04.26
NUMBER5

死亡数字

06.11

在伦敦之眼，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出现相同的诡异数字——她知道，
那件事即将发生

02.15

(英国) 瑞切尔·伍德 著 毛路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NUMBER5 死亡数字

(英国) 瑞切尔·伍德 著 毛路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156/45
W70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数字 / (英) 伍德著; 毛路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1

书名原文: NUMBERS

ISBN 978-7-5086-1766-4

I. 死… II. ①伍… ②毛…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8181 号

Numbers by Rachel Ward 2009

Text © Rachel Ward 2009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2009 under the title NUMBERS by The Chicken House, 2 Palmer Street, Frome, Somerset, BA11 1DS

Text copyright © Rachel Ward 2009

All character and place names used in this book are © Rachel Ward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er moral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死亡数字

SIWANG SHUZI

著 者: [英] 瑞切爾·伍德

译 者: 毛 路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2793

书 号: ISBN 978-7-5086-1766-4 / I · 1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瑞切尔·伍德 Rachel Ward

英国著名作家

2009年1月，她凭借长篇小说《死亡数字》惊艳亮相，震动英国出版界，WATERSTONES网站编辑集体推荐，英国众多读书俱乐部对本书一致好评，上市后迅速占领各大排行榜，一纸风行，半年之中，成为英国地铁上捧读率最高的小说。

《死亡数字》是一部极其挑战阅读勇气的小说，需要抵挡住一身的鸡皮疙瘩，地底下冒出的丝丝凉气，还有环绕周身的恐怖气氛。悬念大师希区柯克会根据你的尖叫来决定用哪具僵尸，而瑞切尔·伍德让你甚至来不及思考什么，神经就被下一秒钟的情节摧毁。

没有理由，没有规律，这才是最恐怖的。

上帝将天逝作为礼物献给最亲爱的人。

——（英）拜伦

Though I am young, and cannot tell
Either what death or love is well,
Yet I have heard they both bear darts,
And both do aim at human hearts.

——（英）本·琼生

序 许一生以死亡的爱

落落

即使更换一种语言，用新的叙述语调替换，它依然是个“好看的故事”——大多数小说作家，应该都会将这一条作为自己写作的最大心愿。

抛下繁复华丽的辞藻，舍弃多余的心境表述，只单纯地尽力使它成为一个“好看的故事”。有什么比这个更具价值？

可惜，对小说家而言，结论是否定的。

假如一定要有句话放在本书首页，“《死亡数字》是好看的小说”，这句评价理当涵盖一切。

许多以文字谋生的人费尽心机让读者在展示自己书架的狭窄走廊上多停留一些时间，他们推陈出新或者不择手段，到最后反而忘记了最初比同于 $1+1=2$ 式的真理。读者想看个好看的故事。一如所有的评论中，我们几乎总是听见两句话：“这书好看”，“这

书不好看”。然而许多作者还是纠缠于“可它并没有脱俗的文风”，纠缠于“可它拥有独特的阅读质感”……林林总总，他们无法释怀。随之与此同时，更多的读者与其他人一样，选择了《死亡数字》。

《死亡数字》有个特别的开场，女主角杰姆的特异功能早已出现在其他的漫画故事里并为人熟知，除此之外，她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她只是一个被亲生母亲不负责任地“遗弃”在世界上的女孩，她生活得黑暗，叛逆，因为百无聊赖而莫名愤怒，“她并不需要一个穿着闪闪发光盔甲的骑士”——直到那天一个陌生男孩闯入她的地盘，那个像只黑色长颈鹿似的男孩“蜘蛛”挂着笑容与她打招呼。

命运的发展出现逆转，杰姆的能力注定了他们接下来将过着与“死亡”休戚相关的日子。

两个人的爱情，在杰姆的特异功能面前显得额外艰难，好像落在刀尖的蜂蜜，舔舐的感觉最初是甜，涌回到嘴里的却是血腥。

两个都是遍体鳞伤的孩子，而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不断地逃亡，除了湿漉漉的沉重的裤腿，漆黑的夜晚与单薄的毛毯，母牛们并不配合的气味……还有被社会逼迫到角落的茫然与恐慌，那些围绕与追赶他们的旁人，带着阴冷或嘲讽或同情或不屑的眼光，也如同残风冷雨般蚕食着他们弱小的力量。在黑暗而惨淡的光线里，两人挣扎的感情犹如仓促的手胡乱揉搓着一般，尽管简陋却还是带来了确定的温热。我们心头像被抓皱了什么：这个故事会怎么样？会如何发展？如何收场？由情节吸引着，像一个猎手追逐一条忽隐忽现的尾巴，气喘吁吁又乐此不疲。

这是一段非比寻常的爱情——确实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太多不同以往的情情爱爱，但《死亡数字》中，作者依然有十足的能力，让那些原本起源虚幻的内容，先变得确实可信，然后又突然扶摇直上，不断为我们带来阅读中的惊悚和快感。

这算是一种“回归原始”吗？在大部分时间里，甚至从一开始，电视电影图画书和小说的诞生都是为了刺激平凡生活中的自己而已。有多少作者能够知道什么是好故事？知道读者爱看什么？知道自己并没有过度缩小或放大读者的需求？而当我合上最后一页书卷，已经有了定论，也是在我看来能给予一部小说最高的评价：“那是个非常好看的故事。”

第一章

有些地方是为像我这样的孩子而准备的，各种各样的孩子——悲伤的孩子、可恶的孩子、无聊的孩子和可爱的孩子。无论一周中的哪一天，只要你知道该往哪儿看，你就会找到我们：商店后面，背街的巷子里，运河和小河的桥下，圆形的车库里，小棚子和菜地里。如果你想找到我们的话——多数人并不想——我们就遍布在那些地方。就算他们看见了我们，他们也只是扭开头，装作我们不在那里。那样更容易些。可别相信那些关于给某人一次机会的废话。当他们看到我们时，他们很高兴我们没有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在学校，影响他们孩子上课，给他们孩子的生活带来困扰。那些老师也是那样。你真以为他们会因为我们没有去报到而失望？清醒点吧，他们高兴着呢。他们不希望我们这样的孩子待在教室里，而我们也不想去那儿。

多数孩子喜欢三三两两地结伴闲逛，打发时间，而我喜欢独自一人。我喜欢那些没人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我用不着看任何人，也不会看到他们的数字。

因此当我发现有人占了我最喜欢的运河边那块地时，我很不高兴。如果那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老懒鬼或一个瘾君子，我就

能轻松地去别的地方了。但碰巧那是我们班的一个举止特殊的小孩，那个长手长脚，精力过剩，爱说大话，被他们称作“蜘蛛”的男孩。

看见我，他笑了起来。他径直走向我，伸出一根手指在我眼前晃了晃。“真淘气！真淘气！你在这儿做什么呢，小姑娘？”

我耸了耸肩，低头看着地面。

他仍不罢休，继续说道：“受不了和纳特再多待一天？杰姆，那不怪你。他是个疯子。那样的人，不应该让他在外面晃的，对吧？”

蜘蛛的个子很高。他是那种总站得离你太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后的人。我猜那就是他在学校老打架的原因吧。他总是在你跟前晃来晃去，你甚至可以闻到他身上的气味。即使你扭开脸，他仍在那儿——他根本读不懂任何暗示。我外套帽子的边缘挡住了我看他的一部分视线。不过当他靠过来时，我还是本能地把头扭开了，我们的目光交汇了一下。它就在那里，他的数字：20091215。那是另一个他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原因。可怜的家伙，他没有机会了，不是吗？带着那样一个数字。

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但是我发现我是唯一可以看见它们的人。呃，我并不是像看见飘在空气中的东西一样，真正“看见”它们。它们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能感觉到它们，就在我眼睛后面的某个地方。它们是真实的。如果你不相信，我并不在乎，随便你吧，我知道它们是真实的。而且我知道它们的意思。从我母亲去世的那天，我便明白了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记得从我记事起，我就能看到那些数字。我原以为别人也都能看到。当我走在街上，目光和某人的目光交汇时，它们就在那

里，他们的数字。当我坐在婴儿车里，母亲推着我时，我常常告诉她人们的数字。我以为她高兴着呢，她会认为我很聪明。对，就是那样。

我们迅速穿过高街，去社会保险部门领她每周的补助——星期四总是不赖的一天。很快，她就能从街道那头一个钉着木板的房子里买到那玩意儿。然后她会开心上几个小时。她身上的每块肌肉都会放松下来，她会跟我说话，有时甚至会朗诵一段文字给我听。当我们快速前行时，我开心地叫着人们的数字：“2、1、4、2、没了，1、9！7、2、2、没了，4、6！”

突然，母亲猛拉了一下婴儿车，让它停下来，并拽到她面前。她两手抓住婴儿车，弯下腰。她抓得如此之紧，手上的血管都鼓了出来，淤伤和针眼更明显了。她直视着我，愤怒写在脸上，“给我听着，杰姆，”声音从她的喉咙里冒出来，“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得给我停下。我的脑袋都快炸了。今天我不要听这个，明白吗？我不要，所以……他妈的……住嘴！”一个个字就像发怒的黄蜂一样冲了出来，毒汁四溅，愤怒地朝我袭来。而当我们面对面时，她的数字一直在那里，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20011010。

四年后，我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邋遢西服的男人把它写到一张纸上：“死亡日期：2001年10月10日。”我在一天早上发现了她。像往常一样，我起床，准备好上学的东西，吃了些麦片，没加牛奶，因为我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时，它已经发臭了。我把纸盒放到一边，开始用水壶烧水，一边吃我的可可，一边等着水开。然后我为母亲冲了杯不加奶的咖啡，小心翼翼地端到她的房间。她还在床上，身子微微蜷缩。她睁着眼睛，胸前和床单上有些恶

心的东西。我把咖啡放在地上的针管旁边。

“妈妈。”我说道，尽管我知道她不会回答。已经没有人在那里了。她走了。她的数字也消失了。我仍然记得它，但当我看着她那双呆滞、空洞的眼睛时，我再也看不到它了。

我在那里站了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我自己也不知道。然后我走下楼，告诉住在我们楼下的那位女士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她上楼看个究竟。她让我等在门口，好像我什么都没看到过一样，真是头蠢驴。她只在那里愣了三十秒钟。然后她冲了出来，从我身边跑过，到走廊那里大口呕吐。吐完之后，她用手帕擦干净嘴，把我带到了她家，并打电话叫了救护车。然后，那些人都来了：穿着制服的人——警察、救护人员；穿着西装的人——像那个拿着笔记本和文件的人；还有一位女士，她跟我说话的方式就像我是个头脑简单的傻瓜。她就那样把我从那里带走了，那个我唯一熟悉的地方。

我坐在她的车里，天知道她要开到哪里，一样东西在我脑袋里不停地出现。这次不是数，而是字，四个字：死亡日期，死亡日期，死亡日期……如果我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就可以告诉她，制止她了，但我不知道。那会有什么不同吗？如果她知道我们只有七年的时间在一起。该死——她仍然会是个瘾君子。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制止她。她早已吸毒成瘾。

我并不想和蜘蛛一起待在桥下。我知道我在外面，但感觉被关了起来，和他一起被困在了那里。他细长的手脚占据着这里的空间，不停地动来动去，几乎可以说是在抽搐，还有那个味道。我躲开他，来到拉船道上。

“你去哪儿？”他在我身后大叫。那声音在水泥墙间高声回荡。

“随便走走。”我咕哝道。

“那好吧，”他边说边朝我走来，“边走边聊吧。”他赶了上来，和我的肩膀靠得太近，老碰到我。我低着头，扣上外套的帽子，继续向前走，我能感觉到脚下的碎石和垃圾。他跟着我走在旁边。我们看起来一定很滑稽。对于一个 15 岁的少年来说，我的个子很小，而他走起路来像只嗑了药的黑色长颈鹿。他试着和我聊天，而我毫不理会。希望他会放弃，然后走开。但根本没那个可能。估计得直接告诉他滚开，才能摆脱他吧，甚至就算是那样，他可能也不会走开。

“那么，你是新来的，对吧？”

我耸了耸肩。

“被以前的学校踢出来了？干了什么坏事，是吧？”

被学校踢出来，被我前一个“家”踢出来，被前一个的前一个踢出来，被前一个的前一个的前一个踢出来。人们似乎就是不能理解我。他们不明白我需要一点空间，总是告诉我应该干什么。他们总是相信规矩和惯例，饭前洗手和说话礼貌才算正常。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把手伸进口袋。“想抽根烟吗？我有一些，看。”

我停了下来，看他拿出一个皱皱巴巴的烟盒。“那好吧。”

他递给我一根烟，并点燃了他的打火机。我凑了过去，屏住呼吸直到烟被点燃，同时也闻到了他身上的臭味。我很快退了回来，呼气，并小声地说了句“谢啦”。

他吸着他的烟，仿佛那是世上最幸福的事，然后夸张地吐出

烟圈，微笑着。我心想：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不过如此罢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也就只能逃逃课，到运河边抽根烟。这并不是你想称之为生活的东西，是吧？

我在一堆旧的火车枕木上坐了下来。尼古丁让我变得不再那么烦躁了，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蜘蛛平静下来。他蹿来蹿去，爬上枕木，又跳下去，在运河边踮着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我对自己说：“他肯定是那样完蛋的，可怜的笨蛋，从什么上面跳下去，摔断了该死的脖子。”

“难道你从来没有不动来动去的时候？”我说。

“对呀。我又不是一尊雕塑，也不是杜莎夫人蜡像馆的蜡像。我有无穷无尽的能量，伙计。”他在拉船道上跳了一小会儿舞。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感觉这是好几年来的头一次。他也咧嘴冲我笑。

“你笑起来很好看。”他说。

就是它惹的祸。我不喜欢针对我个人的评论。“滚开，蜘蛛，”我说，“你滚吧。”

“放松，伙计。我没有别的意思。”

“好吧，但是……我不喜欢。”

“你也不喜欢看着别人，对吧？”

我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大家都觉得你很高傲，你老低着头，不看别人的眼睛。”

“那也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有自己的理由。”

他转身把一块石头踢进运河。“那好吧。听着，我可再也不会对你问东问西了，这样行了吧？”

“行。”我说。我脑袋里的警钟在逐渐消失。一部分的我很渴

望这样——有个人一起打发时光，像其他人那样生活一阵子。而另一部分的我尖叫着要离开这里，不想陷进去。你开始习惯某些人——甚至喜欢上他们——然后他们离开。最后，所有人都离你而去。他的双脚不停地晃动着，现在又捡起一些石头，把它们扔进水里。“别那样，杰姆，不要想着他。”我恐惧地拼命告诉自己，“再过几个月，他就不在了。”

当他转过身时，我迅速从我坐的木头上站起来，并且开始奔跑。没有解释，没有道别。

我能听见他从后面叫道：“嘿，你要去哪儿？”我希望他待在那儿，别跟着我。我越跑越远，他的声音也渐渐消失。

“好吧，随你的便。明天见，伙计。”

第二章

纳特一脸严肃。一定是有人惹恼了他——不管怎样，他弄得我们都很紧张。他低着头，没有手忙脚乱，没有絮絮叨叨。英语阅读考试，三十分钟。当有人告诉我去做某事的时候，我就感到烦躁。我只想叫他们滚蛋，我会自己找时间做。就算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也那样。这个可不是我想做的。别误会，我能阅读，但速度不是很快。我的脑子似乎需要时间去搞清楚那些单词。如果我试着加快阅读速度，眼前立刻一片混乱，那些词也没有了意义。

尽管如此，这次我还是竭尽全力。真的。卡伦常常会就我逃学的事情发表长篇大论。“该好好学习啦……取得些证书是很重要的……生活不是一场演习……”她一直找那些不太可靠的人谈话——学校那些人，帮助我的社会志愿者。我意识到自己不必参与讨论。我只需要在一旁附和就行了，低着头，给自己一些呼吸的空间。

和往常不同，其他所有人也都很安静。他们意识到纳特异常糟糕的心情，都决定不去火上浇油。教室里能听到纸张翻动和叹息的声音，不过总的来说，大家都规规矩矩地答题——至少看起来是那样。这时，没有丝毫征兆，教室里的太平突然不复存在。

门猛地被推开，并撞到后面的墙上，“咣”的一声，蜘蛛冲了进来，像是从一尊大炮里被射出来一样，摇摇晃晃地，差点跌倒。教室里的宁静气氛突然被打破。大伙儿开始欢呼和讥笑，朝着他大喊大叫。

纳特并不吃惊：“就那样闯进来，你是什么意思？退到走廊上去，然后像个文明人一样回来。”

蜘蛛发出一声夸张的叹息，翻着白眼朝前走了几步。“哎呀，先生，我已经进来了，不是吗？我在这里。”

纳特说话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非常强硬，他正试图控制局面。“照我说的做，然后我们再重新开始。”

“何必这样嘛，先生？我并不需要到这里来，但我还是来了。我准备好好学习了，先生。”他一脸讥讽地对着大家，回应他的是一阵嘲笑。“为什么非要为难我呢？”

纳特深吸了口气。“我并不知道今天你为什么决定加入这个学习的集体，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你来的，现在如果你想加入，我希望你想，你需要先出去，像我说的那样安静地进来，然后我们继续上课。”

他们横眉相对，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停顿。班里的其他人都安静下来，等着看结果会怎样。终于有一刻，蜘蛛差不多保持了静止，他站在那里，瞪着纳特，只有一条腿在微微摇晃。然后他转身走了出去，就是那样。教室里的每双眼睛先是看着他走出去，然后仍盯着空空的门口。他是去吃饭了吗？当他重新出现时，有一阵小声的议论。他昂首挺胸，看起来很跬的样子。他在门那里停了一下。“早上好，先生。”他说，并朝纳特的方向点了点头。

“早上好，道森。”纳特的眼里闪烁着谨慎的目光，不太确定